

# 扎根理论的“丛林”、过往与进路

贾旭东<sup>1</sup> 衡 量<sup>1 2</sup>

(1.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 也积累了大量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 以何种方法论对这些特色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管理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扎根理论是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优秀方法论, 但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学派的“丛林”, 使初学者望而却步。本文在充分回顾国内外有关扎根理论的代表性研究基础上, 梳理了扎根理论发展的脉络及不同学派, 对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建构型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流程进行了比较。基于定性与定量研究思想的视角梳理了其演化过程与路径。本文认为, “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不同学派共同的学术精神, 在秉持“扎根精神”的基础上交流融合是扎根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及已有研究基础, 拟提出“扎根方法论(Zhagen Methodology)”, 为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构建中国管理学派做出贡献。

**关键词:** 扎根理论; 扎根精神; 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 扎根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27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 企业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管理实践经验, 为进行管理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素材, 但需要被提炼和归纳才可能成为东西方学界和业界广泛认可的中国“好故事”。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有效提升为管理理论是当代管理学者肩负的重要使命。其中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 将业界的管理创新实践转化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 从而被更多企业借鉴和学习; 第二, 将这些理论与西方的管理理论进行对话, 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蕴含中国特色、具有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的管理学理论做出贡献。因此, 如何构建出既符合学术规范又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

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认为“情境化的研究方法论是破解严谨性与实用性矛盾的关键, 而且可以借助情境化研究方法论来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扎根理论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sup>[1]</sup>。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情境化研究方法论的代表, 并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却因其长期的学派之争使得初学者望而却步, 使其至今未能得到全面普及。因此, 全面梳理扎根理论各学派的形成与机理, 并通过展望扎根理论的发展趋势对未来的扎根理论研究提供方向就成为一件格外紧迫和必须进行的工作。

## 2 扎根理论的“丛林”

扎根理论来源于社会学,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收稿日期: 2018-12-29; 修回日期: 2019-10-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虚拟企业供应链可靠性及其测度研究”(716720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扎根理论的企业组织虚拟演化机理及测度研究”(71072069)。

作者简介: 贾旭东(1972-), 男(汉), 河北邢台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虚拟企业构建与管理、企业组织与战略、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扎根理论与质性研究。

衡 量(1982-), 男(汉), 河南驻马店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战略管理、营销战略、扎根理论。

通讯作者: 衡量

众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扎根理论最初由 Glaser 和 Strauss 在《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共同提出。之后,二者在合作出版了三本著作后,基于对扎根理论的不同理解,学术方向分离,催生了不同的扎根理论学派。1978 年,Glaser 以独立作者身份出版了《Theoretical Sensitivity》一书,从此成为经典扎根理论(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的代表;1987 年, Strauss 以独立作者身份出版了《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标志着程序化扎根理论(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的诞生。

Glaser 确立了经典扎根理论后出版了一系列书籍以充分论证其原则和方法,并被自己的学生 Stern<sup>[2]</sup>所发扬。Strauss 和 Corbin<sup>[3]</sup>合著了《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一书,使得程序化扎根理论获得了大范围的推广。在此基础上,Corbin<sup>[4]</sup>对该书进行了两次再版。Strauss 的学生们也对程序化扎根理论进行了发展,如 Clarke 采取“situational analysis”方式(内容包括:深刻掌握既有知识场景、打破既有知识的创新知识场景、概念中的非人为要素场景、概念中行动者要素场景)去挖掘数据<sup>[5]</sup>;另一学生 Schatzman<sup>[6]</sup>则主张通过“dimensional analysis”(划分分析场景、对比方向、概念化内容的能力)以进一步提高主轴编码的抽象程度。

Charmaz<sup>[7]</sup>吸收了经典扎根理论中有关归纳、对比、涌现和开放性的方法,同时借用了程序化扎根理论中的因果假设逻辑,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建构型扎根理论(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认为研究者通过参与以及与人、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而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

从 20 世纪末开始,扎根理论开始得到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有学者对扎根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发展。陈向明<sup>[8]</sup>最先将程序化扎根理论引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费小冬<sup>[9]</sup>最先向公共管理学界介绍了扎根理论的原始版本(经典扎根理论);贾旭东等<sup>[10]</sup>学者最早向工商管理学界介绍了经典扎根理论,以流程图的形式梳理了其研究程序,同时认为扎根理论三大学派都遵循着理论源于实践的“扎根精神”;李志刚等<sup>[11]</sup>在管理学界最先发表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贾旭东、衡量<sup>[12]</sup>遵循建构型扎根理论思想,以经典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为主框架,以程序化扎根理论的因果关系为辅助结构,结合认知地图工具,探索性地提出了“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

经过中外学者共同的探索和发展,扎根理论已经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sup>[13]</sup>,不同的扎根理论学派已经形成了一个扎根理论的“丛林”,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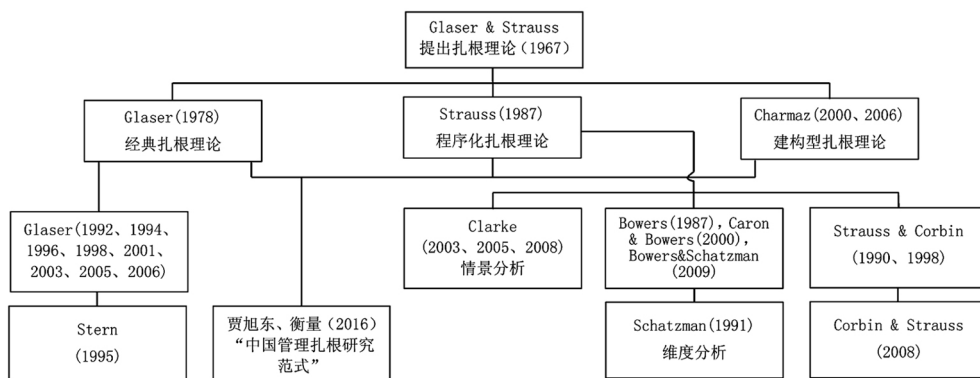


图 1 扎根理论的“丛林”

Figure 1 The "Jungle" of the grounded theory

### 3 扎根理论的过往

#### 3.1 扎根理论三大学派研究方法比较

扎根理论三大学派认识论的不同体现在其方

法论的分歧中<sup>[12]</sup>,方法论不同导致其方法的差异,集中体现在编码环节<sup>[14-16]</sup>。

##### 3.1.1 经典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在经典扎根理论中,编码过程分为: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理论性编码(theoretical coding)。

开放性编码是指没有理论预设的、完全开放式的编码过程,该过程的结果就是要发现核心范畴。如何发现范畴? Glaser 强调不预先给事件贴上标签,而是在数据间不停比较的过程中,借助相似、相异的方式获得数据间的内部联系,从而形成范畴,再借助对比既有文献而形成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意味着开放性编码的终止,限定与核心范畴有关的范畴范围,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抽样和数据收集确认核心范畴并使其饱和。在理论性编码阶段,Glaser<sup>[14]</sup>强调以 18 种基模(coding family)(① the six C's; ② process; ③ terms, which relate to the degree of an attribute or property as "degree fami-

ly"; ④ terms, which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a whole and its elements as "dimension family"; ⑤ type family; ⑥ the strategy family; ⑦ interactive family; ⑧ identity-self family; ⑨ cutting point family; ⑩ means-goal family; ⑪ cultural family; ⑫ consensus family; ⑬ mainline family; ⑭ theoretical family; ⑮ ordering or elaboration family: structural, temporal, generality are the three principal ways to order data; ⑯ unit family; ⑰ reading material family; ⑱ models: another way to theoretically code is to model ones theory pictorially by either a linear model or a property space.)为基础形成最终的理论模型。综上所述,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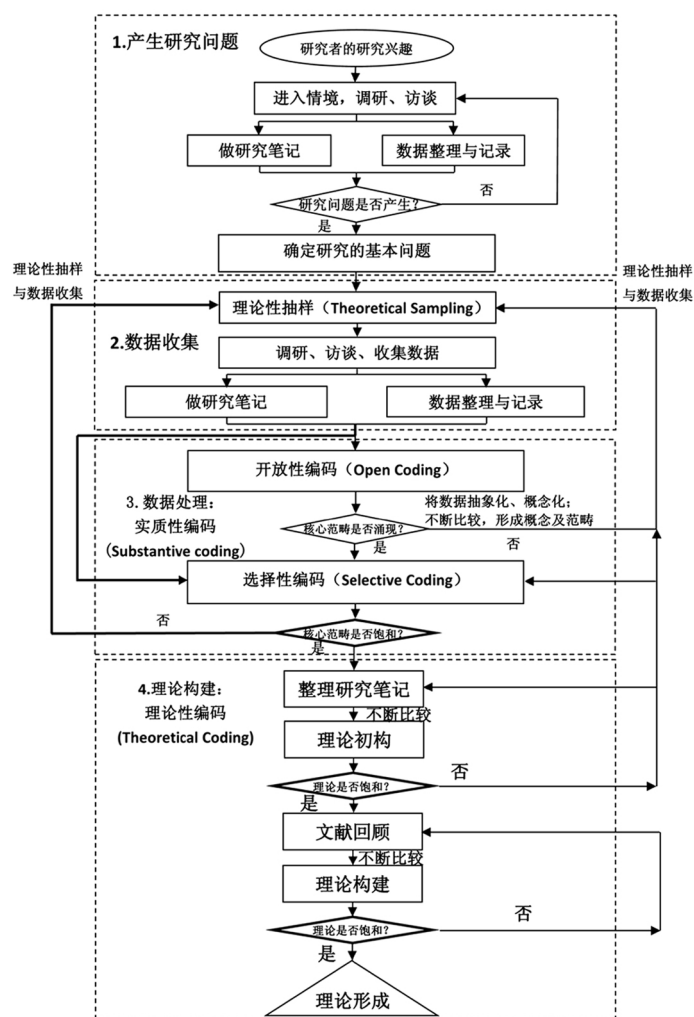


图 2 经典扎根理论编码流程

Figure 2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注: 图形源自《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贾旭东, 谭新辉. 管理学报, 2010, 7(5): 656-665)。

### 3.1.2 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在以 Strauss<sup>[15]</sup> 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中, 其编码程序的核心在于明确概念的指向, 指向变化会产生新的概念内涵。另外, 指向的变化会持续到概念饱和为止, 概念饱和也是不同指向互动的结果。借助“6C”模型( causes, contexts, contingencies, consequences, covariances and condi-

tions), 更容易呈现出范畴聚合成概念的过程, 编码就是发现并且命名包含各种指向的范畴。

程序化扎根理论将编码过程分为开放性编码( open coding)、主轴编码( axial coding)、选择性编码( selective coding) 等步骤<sup>[15]</sup>。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流程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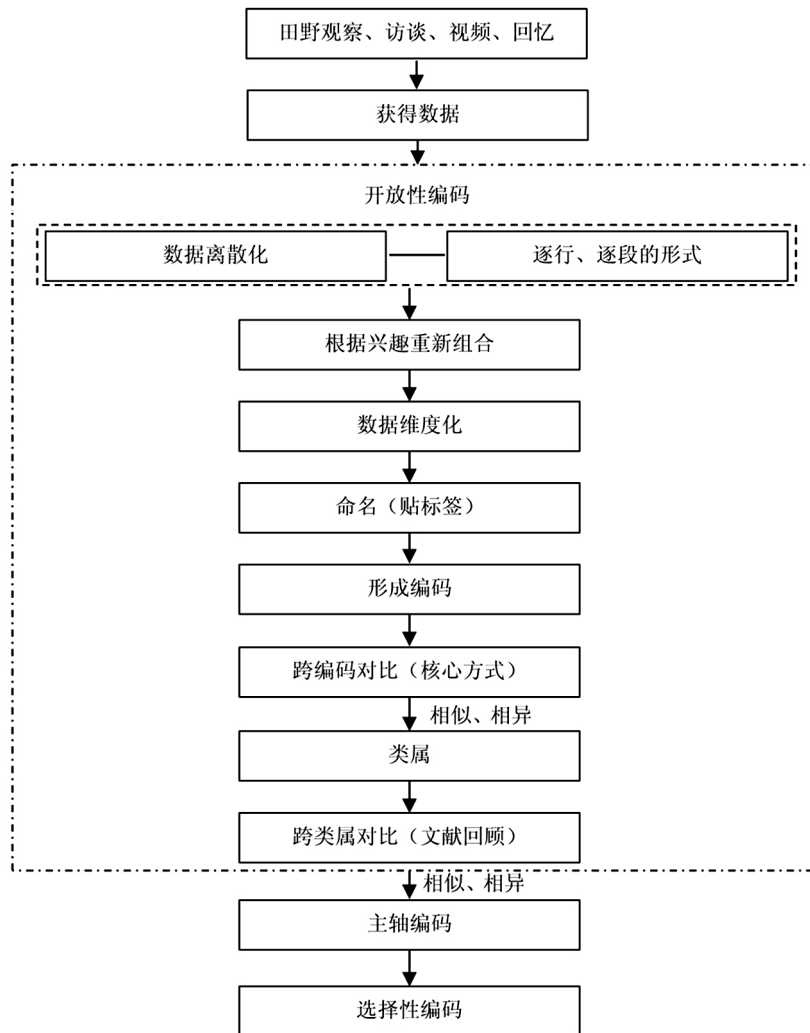


图3 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流程

Figure 3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注: 图形为本文整理。

### 3.1.3 建构型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分为两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 初始阶段, 即初始编码( initial coding)。通过对数据进行逐行编码, 在数据基础上进行全面抽象, 研究者应围绕数据展开客观中性

的提问, 如“数据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关于什么”、“数据会指向什么范畴”等问题, 也会围绕包含主观的场景提问展开, 即“参与者是谁”、“观点是什么”等问题。初始编码阶段的关键原则是贴近数据, 不发生概念的跳跃, 秉承开放的心态, 不

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理论方向。

第二阶段 聚焦和选择阶段 对初始阶段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编码、出现频次高的编码、在初步开放的理论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编码 进一步归类形成范畴 为形成理论打下基础。包括以下步骤:

聚焦编码( focused coding) 。聚焦编码的意义在于使初始阶段的编码更具指向性、概念性。通过编码间的对比挑出重要的和出现频次高的编码 成为重点关注的编码 然后再次返回数据看是否得到数据支持 验证重点编码的同时再次回顾数据。

轴心编码( axial coding) 。在聚焦编码阶段 范畴已经出现 重要范畴和高频范畴也包含在其中。

重要范畴和高频范畴进一步上升为核心范畴与一般范畴。核心范畴受到一般范畴的支持 两者建立了主从关系 从而形成了核心范畴的维度和属性。

理论编码( theoretical coding) 。理论编码的目的是使核心范畴和一般范畴间的差异关系以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 即将初始编码阶段打散的陈述性逻辑 以核心范畴和一般范畴的方式形成了新的、连贯的、理论化的表达。在该阶段 Charmaz 对 Glaser、Strauss 的理论编码原则持开放态度: 既不排斥 Glaser 提出的 18 种基模的理论呈现方式, 也不排除 Strauss 基于“6c”因果关系下的理论表达形式。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编码流程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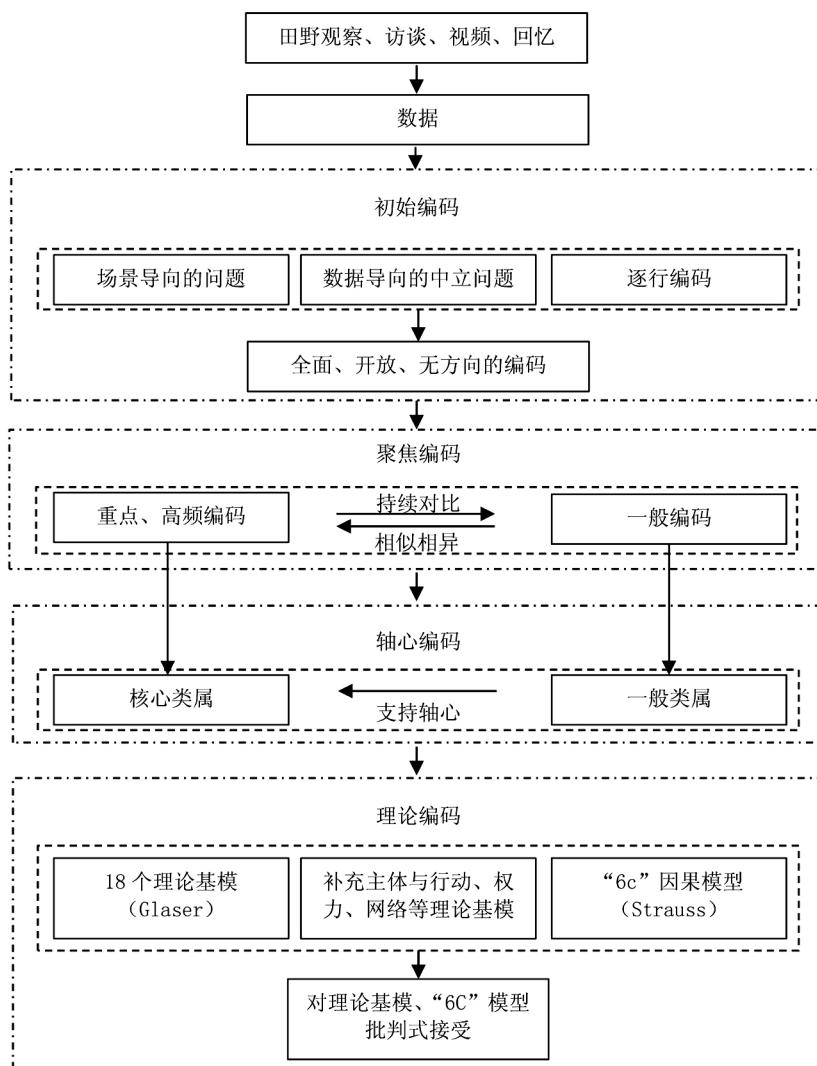


图4 建构型扎根理论编码流程

Figure 4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the grounded theory

注: 图形为本文整理。

综合以上对扎根理论三大主流学派的分析可以发现,Glaser<sup>[17]</sup>认为理论是可以脱离特殊情境、个人情感经验和生活而客观独立的存在,这一认识也反映在经典扎根理论“All is data”的原则中,强调研究者应该脱离时间、地点对数据的束缚,通过任何形式的数据去发现(discover)理论<sup>[18]</sup>。Strauss<sup>[3]</sup>认为,理论就是人们生活的场景、事件、

情绪的体现,与“All is data”相对应的是“All is scene”原则,即一切都是场景。Charmaz<sup>[7]</sup>则一面继承了 Glaser 的初衷,但另一面又更加强调理论的建构意义。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中呈现出的编码研究逻辑可以借助图 5 进行全面展示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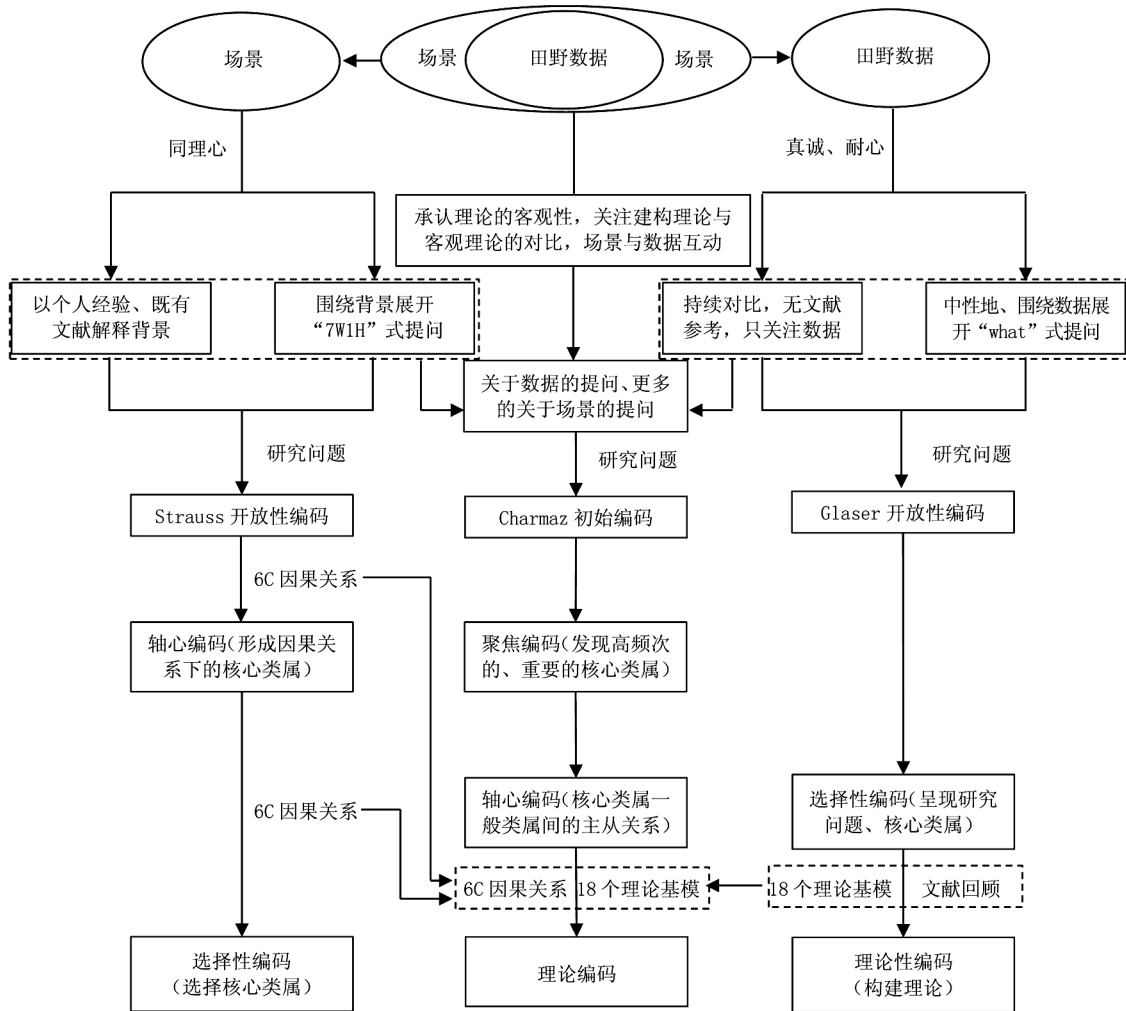


图 5 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编码流程比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coding processes for the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the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 3.2 基于定性定量研究视角的扎根理论演化路径

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既分别体现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建构

主义的认识论<sup>[12]</sup>,也体现了 Glaser、Strauss 和 Charmaz 三位扎根理论代表人物的不同学术背景与方法取向,而从三大学派研究方法中所体现的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思想的不同理解,则更容

厘清扎根理论各学派间的方法差异并看清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路径。

### 3.2.1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一次融合

定量研究关注的是单一环境、组织、制度下的问题,因而通过概率统计、问卷调查、数学建模的形式来检验假设<sup>[15]</sup>。定量研究最大的弱点在于边界虚构,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往往不同于实验室条件下的理想情况<sup>[19]</sup>。在关于问题为何出现和怎么出现没有很好的解释的时候,定性研究的意义就会凸显并能够给予更为合理的解释<sup>[20]</sup>,但定性研究方法又饱受研究过程不科学的质疑。

为应对社会学研究受到的严谨性质疑,定性研究者要将研究过程透明化、“可视化”、程序化,定量研究为此提供了思路,因而学术背景分别属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领域的 Glaser 和 Strauss 将定量研究流程展示的方式纳入了定性研究中,形成了扎根理论<sup>[21]</sup>,这是在扎根理论发展过程中定性研究思想和定量研究思想的第一次融合。

之后,由于学术背景和取向的差异,两位扎根理论创始人发生了学术立场的分离并从各自的视角来阐释扎根理论,使其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演化路径。

### 3.2.2 定量思想定性演化路径

在扎根理论产生后,经过严格定量研究训练的 Glaser<sup>[22]</sup>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发现大量已有的理论都是理想化的产物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错误的。在他的著作中,Glaser<sup>[23]</sup>既表现出了浓重的人文关怀和包容性,但又在经典扎根理论中积极维护着定量研究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定性研究能够发现人们互动过程中的实质,但这种实质是客观真理的产物,而且应该是极其接近真理状态的。正是因为定量研究的内在逻辑性,经典扎根理论在完成理论构建后能够为后续的定量研究提供很好的可被量化研究的假设和结论<sup>[23]</sup>。因此,以 Glaser 为代表的经典扎根理论在本质上是贯穿着定量研究思想的定性研究过程,呈现了扎根理论的“定量思想定性演化路径”。

### 3.2.3 定性思想定量演化路径

Strauss<sup>[15]</sup>认为,扎根理论的意义在于用标准的操作流程和训练将隐性化的定性研究显性化。Strauss<sup>[15]</sup>积极推行扎根理论研究的程序化,旨在借助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研究过程的严谨性以及保障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家间能够平等对话。Strauss<sup>[15]</sup>也表示,反复强调研究程序的意义虽然是很无聊、无趣甚至是苍白的,但其意义不在于关注程序本身而在于程序所承载的个人经验、个人认识,其本质在于实现扎根理论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融合,定性思想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定量程序的科学手段进行界定<sup>[15]</sup>。因此,以 Strauss 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是贯穿着定性研究思想而向定量研究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扎根理论的“定性思想定量演化路径”。

### 3.2.4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二次融合

Glaser<sup>[17]</sup>的经典扎根理论强调研究者应处于守株待兔式的研究状态,抱着足够的信心、耐心和真诚,去等待真理的自然涌现。Strauss<sup>[15]</sup>则强调,研究者内心可以如千军万马般的思想奔腾,但思想的边界却要借助形式上的规范化来界定。而 Charmaz 则重新回归扎根理论的实质,在承认理论实质客观性的同时也承认理论形式的建构性,试图弥合前面两大扎根理论学派的分歧,融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思想,形成了建构型扎根理论<sup>[24-27]</sup>,实现了扎根理论发展史中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二次融合。

### 3.2.5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三次融合

在对扎根理论三大学派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贾旭东等学者提出了有机融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该范式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个阶段,定性研究阶段以建构型扎根理论的融合思想为指导,以“扎根精神”作为认识论内核,以经典扎根理论为主体结构,以程序化扎根理论因果关系及认知地图工具为辅助,实现了扎根理论发展中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三次融合<sup>[12]</sup>。扎根理论的这一发展演化过程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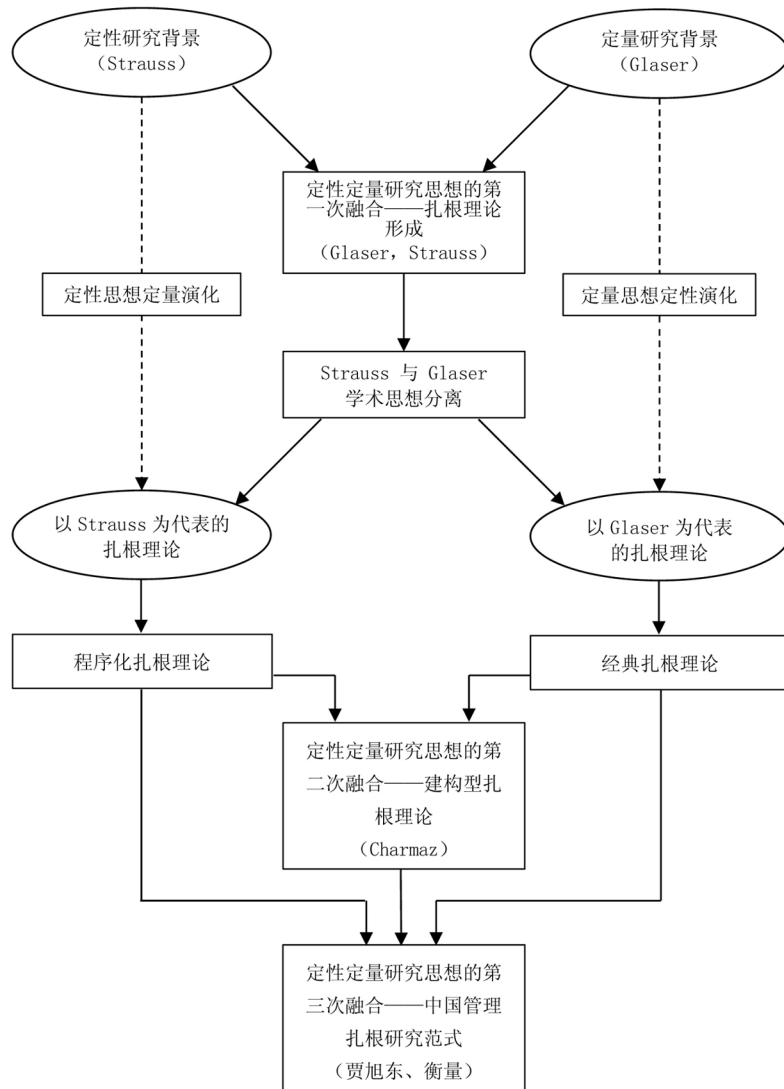


图 6 基于定性定量思想的扎根理论演化过程与路径

Figure 6 The process and pat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deas

## 4 扎根理论的进路

扎根理论之所以发展出不同的学派及众多分支,一方面说明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扎根理论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拓展,方法和技术在不断改进。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扎根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已经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护、商业、家庭、老年学、社交、女性、文化等领域<sup>[25]</sup>。近年来,扎根理论在国内学术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研究表明,在2000年至2016

年期间,可被检索到的扎根理论相关文章合计922篇,仅2018一年,知网中的相关论文就达到526篇,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文学、心理学、新闻与传媒、政治学、社会统计学、医学、工学、情报学、旅游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sup>[26]</sup>。

### 4.1 “扎根理论5问”

但著名学者 Suddaby<sup>[27]</sup>指出,在近年来的国际学术界,扎根理论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加剧了具体从事扎根理论研究的学者和专门讨论如何做扎根理论的学者间的隔阂。针对长久以来围绕扎根理论的各种争论,有学者提出了以下5个问题,我们称之为“扎根理论5问”:



(1) 如果一种方法发展得很好, 并且已经被发表、传授和使用, 当这个方法被另一个人改变了, 它是否仍然是同一个方法? (If a method is well developed, and that method is published, taught, and used, and that method is changed by a second person, is it still the same method?)

(2) 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在未经创始人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和调整? (Can research methods be altered and adapt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developer?)

(3) 研究方法是稳定的、持续的、标准化的, 还是视研究主题、参与者和研究背景差异、使用者个性和知识背景差异而定? (Are research methods stable, constant, standardized, or are they individualized according to the topic of the study,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nts and settings, and the personality and various knowledge bases of the users?)

(4) 谁拥有改进方法的特权? 方法论学家还是研究人员? 博士生? 谁都不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Who has the prerogative to “develop” methods? Expert methodologists or researchers? Doctoral students? Nobody? Anybody? Everybody?)

(5) 或者, 应该有规章制度、版权条例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法来保护某种研究方法吗? (Or, should there be rules, copyright regul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protect methods?)<sup>[5]</sup>

## 4.2 基于“扎根精神”的回答

从目前国际学术界扎根理论学派间的分歧和争论来看, 上述问题很难得到公认的答案。局限于自身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展开讨论必然会陷入到自说自话的互相批评中, 这是目前围绕扎根理论的诸多争论难有答案的主要原因。

基于求同存异的思想, 贾旭东等<sup>[10]</sup>学者认为, 扎根理论各大学派虽然研究方法和程序各异、认识论不同, 但都体现了“扎根精神”。本文认为, “扎根精神”这一扎根理论各学派共同秉持的学术精神是化解其学派之争, 摆脱其形式束缚和学派分歧的关键。什么是扎根精神? “广义上, 即方法论的视角, ‘扎根精神’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科学思想的表现; 狭义上, 即方法的

视角, ‘扎根精神’就是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并坚持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 从对数据的逐步归纳和提升中得到理论、实现理论与数据互动的严谨的质性研究原则”<sup>[12]</sup>。基于“扎根精神”这一视角, “扎根理论5问”就能够迎刃而解。

扎根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 Glaser 曾在《Doing Quantitative Grounded Theory》一书中强调“扎根理论是一套清晰的程序, 用来产生概念化的假说, 帮助人们解决其关心的问题。它并非像一些统计方法一样, 是一套封闭的流程、死板的方法论”。(Grounded theory is a clear set of procedures for generating conceptional hypotheses about how people resolve a main concern. It is not a lock step, rigid methodology, as are some statistical methodologies)<sup>[22]</sup>。因此, 扎根理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烹饪书”或“公式”, 而是会根据研究问题、研究场景以及研究参与者的不同发生动态调整的研究方法论<sup>[25]</sup>, 扎根理论本身就是动态演化的, 并非一成不变<sup>[5, 13]</sup>。

如果我们把扎根理论比作一把被发明出的榔头, 而运用扎根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就如同它将要敲击的钉子。钉子的形状、大小、材料不同, 要敲钉子的地方也许是木板, 也许是水泥墙, 如果榔头的外形、重量、材质、手柄等根据使用场景进行相应的改进, 必然能更好地完成敲钉子的任务。扎根理论的三个学派以及不同分支就如同各种改进版的榔头, 这些改进的目的是为了让榔头适应于不同的使用场景, 让这把榔头更加好用。但无论它怎么改进, 只要其功能仍然是用于敲钉子, 那么它当然就可以被称为榔头, 尽管和最初发明的那把榔头已经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不就存在着各种型号、各种功能、各种材料、各种用途的榔头吗? 难道它们因为与最初发明的那把榔头有所不同就不能被称之为榔头?

Suddaby 所指出的扎根理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误区就在于过度强调维持这把“榔头”的原始形状而不允许后来者根据实际使用场景和敲击物的情况进行改进, 客观上, 这种思想和由此而生的多年争论阻碍了扎根理论这一卓越方法论的广泛应用。1973年, 美国社会学家莫顿<sup>[29]</sup>把科学的特点归纳为四条原则, 即非盈利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和可怀疑性原则。当一种方法论

以期论文或学术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表或出版后,当然就已经成为了科学共同体可以用来进行研究、讨论和改进的公共产品,而非为某个个人或组织独享,这是基本的科学原则的体现。

Glaser<sup>[28]</sup>也曾反复强调,“尽管使用它(扎根理论),让我们使用它。因为它本来就该被拿来用”(Just do it. Let's do it. Do it because it is meant to be)“尽管使用它(扎根理论)。如果在做扎根理论研究的时候发现了某些基础性的方法改进,那么就把它写下来,作为对这种方法论的贡献”。(Just use it. And if an advancement in essential methods is discovered while doing grounded theory, then write it up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methodology)

因此,只要秉持着“扎根精神”,不论是精通质性研究的资深专家还是刚刚开始学术研究的“小白”,都可以也都可能运用和改进扎根理论,为这一方法论的发展做出贡献,Glaser所倡导的“Just Do It”就是“扎根精神”的生动体现。扎根理论从其诞生开始就是供学者进行研究的工具,越多人使用才愈发凸显其价值,也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能使其得到发展。学者们细分扎根理论学派,对扎根理论进行改进的目的,在于帮助研究者们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而不是以强调各学派间的独特性、产生方法论边界为目的<sup>[30]</sup>,如果使本该大量运用该工具并从中对其进行改进和发展的学者们陷入学派之争,那么只会阻碍其发展和传播,愈发加深学术界对扎根理论的误解。

#### 4.3 对扎根理论研究常见的两大误解

把编码等同于扎根理论研究是对扎根理论的常见误解之一。必须指出的是,扎根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一种研究方法论(methodology)而非简单的研究方法(method),这一点在Glaser和Strauss等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sup>[14, 31, 32]</sup>,如“我向他人强调,扎根理论是从鲜活的人类生活中发现的一种方法论”(I embody for others that grounded theory is methodology discovered by a live human being)<sup>[28]</sup>。这意味着,扎根理论是一套完备的构建理论的方法体系,在问题产生、样本选择、调研访谈、数据分析、形成理论等方面都存在相应的操作工具和原则,因而被形象地比喻为打造理论的工具箱<sup>[17]</sup>。不同的扎根理论学派如同目的相同但设计各异的

工具箱,不论选择了哪个工具箱都应将其中的工具逐个用到,才能够声称进行了扎根理论研究<sup>[14-16]</sup>。显然,未遵循完整的扎根理论研究程序而仅仅在研究中对数据进行编码是不能被称为“扎根理论研究”的,这只能被表述为“运用了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

把对二手数据进行编码的研究称为扎根理论研究同样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扎根精神”贯穿着所有扎根理论学派研究的全过程,研究者需要深入情境、深入现场,跟研究情境中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因而访谈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Glaser指出,“在扎根理论研究中,得到一个具有高产出和高相关性的研究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研究问题的确认是来自对最初的访谈或观察所进行的开放性编码,在这个过程中,研究问题被发现或自然涌现”(The underlying principal in grounded theory which leads to a researchable problem with high yield and relevance is that the research problem and its delimitation are discovered or emergent as the open coding begins on the first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sup>[23]</sup>。“研究人员必须明确的是,二手分析数据基于先导性的定性访谈,以确定要问的问题。定性的调查通常基于以前已完成的访谈”(A must that the researcher should be sure of is that the secondary analysis data is based on a previous pilot study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ascertain which questions to ask. Quality surveys are usually based on previously accomplished interviews)<sup>[22]</sup>。因此,通过访谈或辅之以观察而获得的一手数据是扎根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来源,如果研究的主要数据不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互动的产物,如仅仅对二手数据进行编码,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没有遵循“扎根精神”,因而也不能被称为“扎根理论研究”。

## 5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扎根理论各学派的发展源流,比较了其研究程序和编码技术,基于定性定量研究视角分析了其演化路径,并对“扎根理论5问”给出了回答,认为求同存异、融合互动的态度和精神是推动扎根理论继续发展和更广泛运用的根本。

回顾扎根理论过去,不同学派间是非对错的争论太多而交流互动却严重不足,束缚了扎根理论的发展,影响了其创新和推广。因此,扎根理论如果要继续发展,那么其进路一定不是继续加深不同学派间的隔阂和争论。若扎根理论各学派仍然基于自身的思想和方法而互相排斥,不能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精神交流合作,这种“门户之争”将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争论,让更多的学者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和使用,既严重阻碍这一优秀的研究方法自身的发展,也必将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

本文认为,“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不同学派共同的学术精神,是足以超越扎根理论学派之争的精神内核,是打通理论与实践、实现管理研究“知行合一”的钥匙,更是科学精神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体现。因此,扎根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应当首先“求同”,其次“存异”:所谓“求同”,即在秉持“扎根精神”的基础上交流互动;所谓“存异”,体现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问题和情境而灵活把握,不必强行保持一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为构建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提供了可能,探索适于中国情境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意义也日益凸显。科学的进步源于一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及知识的不断积累,任何一种方法论或研究方法,都只有也必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更加广泛和有效的运用,焕发其真正的生命力。

近年来,扎根理论已经在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学者们采用不同学派的扎根理论在国际化战略<sup>[33]</sup>、创新创业<sup>[34]</sup>、虚拟企业<sup>[35,36]</sup>等管理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有益的尝试,为丰富扎根理论的内涵、改进扎根理论的方法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积累了丰富全面的经验。

笔者曾基于以往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经验及扎根理论经典著述,以“扎根精神”为内核,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以经典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为主框架,以程序化扎根理论的因果关系为辅助结构,结合认知地图工具,融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了“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

式”<sup>[12]</sup>。该范式的定性研究部分已经实现了对现有三大扎根理论学派方法和思想的融合,但仍未完全脱离传统扎根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思想。基于这一工作基础,从产生问题、选择样本、田野调查、数据处理、构建理论等质性研究环节汲取各种质性研究方法之所长,综合以往对扎根理论方法的改进和其他多种质性研究技术,我们将构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论,暂命名为“扎根方法论”(Zhagen Methodology),这是我们消化吸收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后在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和发扬,冀有助于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为构建中国管理学派做出贡献。限于篇幅,“扎根方法论”的思想、原则和步骤等另文详述。

## 参考文献:

- [1] Tsui A S. Editor's introduction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01-14.
- [2] Stern P N. In the beginning glaser and strauss created grounded theory [M]. In J. M. Morse (Ed.),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Routledge, 2009: 23-29.
- [3] Strauss A, Corbin J M.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M].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0.
- [4] Corbin J M. Taking an analytic journey [M]. In J. M. Morse (Ed.),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Routledge, 2009: 35-54.
- [5] Morse J M, Stern P N, Corbin J, et al.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M]. Routledge, 2009.
- [6] Bowers B, Schatzman L. Dimensional analysis [M]. In J. M. Morse (Ed.),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Routledge, 2009: 86-106.
- [7]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6.
- [8]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
- [9] 费小冬.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 要素、研究程序和评判标准 [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3): 23-43.
- [10] 贾旭东, 谭新辉. 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 [J]. 管理学报, 2010, 7(5): 656-665.
- [11] 李志刚, 李兴旺. 蒙牛公司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 [J]. 管理科学, 2006, 19(3): 02-07.
- [12] 贾旭东, 衡量. 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 [J]. 管理学报, 2016, 13(3): 336-346.
- [13] Robrecht L C. Grounded theory: Evolving methods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95, 5(5): 169-177.

- [14] Glaser B G.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 [M]. Sociology Press, 1978.
- [15] Strauss A L.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6] Charmaz K. Constructivist and objectivist grounded theory [M]. In N. K.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sup>nd</sup>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0.
- [17] Glaser B G. The future of grounded theory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99, 9(6): 836–845.
- [18] Glaser B G. A look at grounded theory: 1984–1994 [M]. Sociology Press, 1995.
- [19] Babbie E R.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M].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5.
- [20] Slater, Margaret.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M].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90.
- [21] Weingand D E. Grounded theory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J]. IFLA Journal, 1993, 19(1): 17–26.
- [22] Glaser B G. Doing quantitative grounded theory [M]. Sociology Press, 2008.
- [23] Glaser B 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 [M]. Sociology Press, 1992.
- [24] Mills J, Bonner A, Francis K.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06, 5(1): 25–35.
- [25] Morse J M. The cultural sensitivity of grounded theory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01, 11(6): 721–722.
- [26] 紫苏. 文献综述 | 扎根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与应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EB/OL]. 《管理学季刊》微信公众号.
- [27] Suddaby R. From the editors: 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4): 633–642.
- [28] Glaser B G.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 [M]. Sociology Press, 1998.
- [29] Merton R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30] Apramian T, Cristancho S, Watling C, & Lingard L. (Re) 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 A close reading of theory in four schools [J]. Qualitative Research, 2017, 17(4): 359–376.
- [31]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M]. New York: Adeline, 1967.
- [32] Strauss A,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M].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 [33] 白长虹, 刘春华. 基于扎根理论的海尔、华为公司国际化战略案例相似性对比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4, 35(3): 99–107.
- [34] 王圣慧, 张玉臣, 易明. 企业内部创业路径研究: 以精益创业走出“战争迷雾” [J]. 科研管理, 2017, 38(3): 144–152.
- [35] 贾旭东, 衡量, 何光远.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企业虚拟度及其测评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7, 38(5): 130–140.
- [36] 衡量, 贾旭东, 李飞. 虚拟企业的战略演进及其机理: 从“随行就市”到“造势入市” [J]. 科研管理, 2019, 40(7): 152–162.

## The "jungle", history, and approach road of the grounded theory

Jia Xudong<sup>1</sup>, Heng Liang<sup>1,2</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fter 40 years explor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s. This process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materials to management research, but need to be refined and induced by academics. So,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scholars should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to construct new theories from those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There are two things need to be done. Firstly, if Chinese industry's management innovation practice can be turned into certain universal theory, more enterprise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it. Secondly, it will make a dialogue between these theories and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ies,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hese theories should conform to Chinese conditions, conta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w Chinese style. Therefore, how to construct theories that not only conform to academic norms but also originated from practice i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 and industry.

Grounded Theory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of various schools and look into the distance of Grounded Theory, it will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nded Theory itself.

In abroad, Grounded Theory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schools, including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represented by Glaser,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represented by Strauss, and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represented by Charmaz.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Grounded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sociology research field, Chinese scholars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Grounded Theory.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the Zhagen Spirit (Zhagen is a transliteration from a Chinese word, means that research should take root in the real world) is the core spirit of all the Grounded Theory schools. Some scholars adhere to the Zhagen Spirit, follow the thought of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give priority to the data processing framework of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assisted with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s causation stylized structure, combine with cognitive map tool, and finally exploratory put forward the "Grounded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Management". Grounded Theory's "jungl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ol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three main schools of Grounded Theory are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methodology. The different methodology leads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method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ding process. In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the coding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open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theoretical coding. Glaser emphasizes to form the final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18 kinds of coding families.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divides the coding process into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other steps. Strauss emphasizes that it will be done with the help of the "6C" model, it is easier to present the process of category aggregation into concepts. The coding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can be divided into initial coding, focused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theoretical coding. Charmaz is open to coding principles which neither excludes the 18 basic coding families proposed by Glaser, nor excludes Strauss's theoretical expression form the "6C" causal relationship.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can be found tha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fusion in the Grounded Theory "jungle". There is a process of three times of combining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t first, the born of Grounded Theory is a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from Strauss's qualitativ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Glaser's quantitative research background, this is the first fusion of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and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Charmaz formed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this is the second fusion of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Management is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the thought of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the data processing program of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it is the third fusion of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we can see that if Grounded Theory intent to get a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must not continue to deepen the division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The future of Grounded Theory relies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In fact, the schools of Grounded Theory have begun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If Grounded Theory schools are still repel each other based on their own ideas and methods, can't exchang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pirit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it will bring more misunderstandings and arguments and let more scholars dare not to try and use. It is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will also affect the progres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author adhered to the Zhagen Spirit, followed the thought of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gave priority to the framework of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s data processing, assisted with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of causation stylized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mapping tool, integrat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nally exploratory put forward the "Grounded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t of this paradigm has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three Grounded Theory schools' methods and thoughts. But it has not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our previous improvements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we are building a new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by take advantages of variou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blem generation, sample elec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temporarily named the new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as "Zhagen Methodology". The born of "Zhagen Methodology" based on our digestion, absorption of Grounded Theory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which generated from Chinese practice context, we expect that it can giv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Keywords:** grounded theory; Zhagen spirit; grounded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management; Zhagen methodology